

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五目錄

田敏

請置郊壇齋屋奏

進印板書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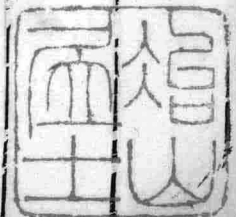
祠祭用犢疏

范質

奉契丹主表

進契丹主狀

劉濤



論諸道貢物疏

竇貞固

請定舉士官賞罰奏

請國忌宰臣立班奏

請真舉復限三條燭奏

請纂集晉朝實錄疏

進晉朝實錄疏

田煥 郊廟議

煇 奉迎太廟神主請車駕出城議

尹拙

請令張昭田敏等校勘經典釋文狀

聶崇義

論禘祫疏

附主修廟議

邊珣

請五日一錄囚封事

王贊

元英先生詩集序

李超

請修秘書監奏

前五月一檢因侍事

數拜請國忌宰臣立班奏

麻主尊鳳蕭三條燭奏

前麻命獲割實錄疏

聶崇美初買錄疏

前今期鄂田增筆林傳盛典釋文集

長此... 本... 禮... 主... 請... 更... 為... 出... 城... 議...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五

田敏

敏淄州鄒平人梁貞明中登科仕後唐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檢校工部尚書兼戶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宏文館學士改檢校右僕射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周顯德初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遷工部尚書改太子少保致仕入宋卒

請置郊壇齋屋奏

禮有五經祭在其首國之大事祀亦居先則知祭祀者有

國是遵百王所重是以肅雍清廟禋祀元天立四時則大
駕親臨將置齋則仲尼所慎莫不嚴崇宮室潔滌樽罍陳
其肅肅之儀報以穰穰之福臣竊見四郊祠祭並無齋室
行事官吏旅寓鄉村有瀆至誠恐非清潔伏乞特下有司
俾於四郊量起屋宇

進印板書奏

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
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
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

無窮謹具陳進

祠祭用犢疏

臣奉聖旨爲祠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爲民窮民祀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卽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代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六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

宜令所司量減其數永爲常式其年起請以舊科每年用
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七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
餘祠饗宜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國
之大事郊祀爲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
馨牲牢空多未爲能饗圓丘方澤仍依常式宗廟諸祠臨
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鄰之祭其年起請昊天
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並隨事市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
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圓
丘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祇昊天上帝太廟又

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多比武
德上元則過其大半矣按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之
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半其犢遇祭昊天太廟前三月
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
恐非典故謹具奏聞

范質

質字文素宗城人後唐進士晉天福中官監察御史直史
館知制誥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廣順初拜平章
右僕射監修國史入宋兼侍中封魯國公

奉契丹主表

孫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寅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都監富珠哩部領大軍入京齋到翁皇帝賜太后書示於滹沱河下杜威一行馬步兵士見領蕃漢部騎來幸汴州者往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闕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鋒興利除害躬環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驅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

厥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繼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
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旣非稟
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
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束手億兆黎庶悉延頸以歸
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
苟存食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
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
敢望也臣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於郊野面縛
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

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并奉表請罪陳謝
以聞

進契丹主狀

頃以僞主王從珂於洛京大內自焚之後其真傳國寶不
知所在必是當時焚之先帝受命旋製此寶在位臣寮備
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隱藏

劉濤

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中進士累遷起居舍人
晉天福中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漢初爲中書舍人周廣順

中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顯德初就改太常少卿拜右
諫議大夫四年以知貢舉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卽
位遷右詹事入宋終祕書監

論諸道貢物疏

方鎮之內土俗不同山澤川原租賦各異任土作貢蓋便
黎民臣恐天下稅賦上供土產各異恐於調度或未便安
請勅諸道州府於所部之內貢賦供輸有未便特許上書
論列以協物宜

寶貞固

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後唐同光中進士補萬全主簿授河東節度推官晉天福中累擢中書舍人改御史中丞歷刑部門下二侍郎少帝卽位拜工部尚書遷禮部刑部尚書漢祖入汴遷吏部尚書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隱帝卽位加司徒周祖登極加兼侍中罷相守司徒封沂國公入宋開寶二年卒

請定舉士官賞罰奏

臣伏見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爲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敷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

紊亂求賢若渴從善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
爲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臣欲
請乞降勅命指揮文武百僚每一司之內共集議商擢其
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改爲某官某職便請朝廷據奏
薦任用若能符薦引果爲當才所奏之官卽請量加獎賞
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由
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
臣職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嘗慙濡翼之譏將
贖貪叨敢陳狂狷

請國忌宰臣立班奏

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僧人表讚孝思述祖先違世之事而文武百辟儼然列坐竊惟禮非天降酌在人情今古通規君親至敬對佛像行香之日實帝王不樂之辰豈有聽烈祖之舊勲悉安所坐聞明君之至德曾不暫興考經雖謂其相承度禮深疑其有失欲請跪爐仍舊餘依常位立

班

請貢舉復限三條燭奏

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八策歷代已來皆以三條

燭盡爲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伏以懸科取士有國常規
沿革之道雖殊公共之情難失若使就試兩廊之下揮毫
短景之中視晷刻而惟畏稽遲演詞藻而難求妍麗未見
觀光之美但同款答之由旣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
今於考試之時准舊例以三條燭爲限其進士并諸色舉
貢人等有懷藏書策入院者舊例扶出不令就試近年以
來雖見懷藏多是容縱今欲振舉弛紊明辨臧否冀在必
行庶爲定式

請纂集晉朝實錄疏

臣伏觀上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信史載在明文或編修祇自於本朝或追補亦從於來者曾無漏畧咸有排聯蹤迹相尋源流可別五運生成之道於是乎彰明一時褒貶之書因茲而昭著古旣若此今乃宜然輒敢上言庶裨有作伏以晉高祖洎少帝兩朝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衰蓋歸厯數而炎靈復盛固有階緣先皇昔在初潛曾經所事舜有厯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尋發漸之由實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神功聖德靡不詳明述漢之興由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

廢缺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莫究端由
伏惟皇帝陛下德洽守文功宣下武化家爲國備觀王業
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之美舊章畢舉墜典聿修伏乞
睿慈勅史官纂集晉朝實錄

進晉朝實錄疏

臣監修國史時奉詔修晉朝實錄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
業文德化民河圖雒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輕典
誥之資厚言貽誠以宏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
董才愧班荀屬辭虧朗暢之功總論寡精微之識秩無文

於昭代浪塞闕如收遺韻於傳聞冀開來者奉茲鈇槩賞
以油緇同傾獻狀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
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謹詣東山閣門呈進

郊廟議

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
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
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
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
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事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

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
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
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爲
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
書 奉迎太廟神主請車駕出城議

陛下方祇見於祖宗展孝思於迎奉酌人情而制禮迎廟
主以爲宜臣等未見舊章止依情理以車駕出城爲是其
迎奉之儀請下禮儀使酌量草定

尹拙

金定全月一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攝本鎮館驛巡官仕
後唐累遷御史大夫檢校虞部郎中晉天福四年入爲右
補闕八年遷左司員外郎漢初召爲司馬郎中宏文館直
學士周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入宋終祕
書監

請令張昭田敏等校勘經典釋文狀
准勅較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伏以陸氏釋文唐
初撰集綿歷歲月傳寫失真非多聞博識之人通幽洞微
之士重其商確必致乖訛況今朝廷富有鴻碩如兵部尚

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皆文儒之領袖也或家藏萬卷或手
較六經實後學之宗師爲當今之雄尚伏乞察以事繼垂
教情非屬私時賜敷敷俾同雖校

聶崇義

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
博士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入宋終學官

論禘祫疏

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
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

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於夏祫祭於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

社主修廟議

奉勅爲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
重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並須
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宮牆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枋階道亦
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宮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
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況
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來室重
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準舊禮於殿庭權設行
廟幕殿卽恐雨水猶多難於陳設伏請權於太廟齋宮內
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爲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於

中屋剖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
室察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
文攷古沿今庶合通理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
主以符禮意

邊玠 玠重受兼恐未對辭長原玠俱盛東西二夾室

玠華州鄭人邊蔚子晉開運二年官祕書省著作郎入宋

終金部郎中

請五日一錄因封事

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常規蓋欲

表大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
皇帝陛下德合上元運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好生惡
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冤枉然以照臨之內州郡尤多
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道刑獄前朝曾
降勅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錄問但以年月稍遠漸
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躬親點檢或胥徒啟倖妄要追領
證明慮有涉於淫刑卽恐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勅自今
後諸道并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共錄問所冀處法者
無恨銜冤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

致昌期

王贊

贊澶州觀城人少爲小吏累遷本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卽位補東頭供奉官累遷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及征關南以爲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還復爲三司副使入宋知揚州溺死

元英先生詩集序

風雅不主於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蓋起於漢魏南齊五代文愈深詩愈麗陳隋之際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恣

憑流於淫樂故曰音能亡國信哉唐興其音復振陳子昂
始以骨氣爲主而寢拘四聲五七字律建中之後其詩彌
善錢起爲最杜甫雄鳴於至德大厯間而詩人或不尚之
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吳越故多詩人未有
新定方干擅名於杭越流聲於京洛夫干之爲詩鋟肌滌
骨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紛苦不棘癰當
其得志倏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往予爲兒時得生詩
數十篇心獨好之生時尚存地遠莫克相見其後生名愈
藉爲詩者多能諷之而生歿矣今年遇樂安孫卨於荆早

與生善出示所作元英先生傳且曰與其甥楊弁洎門僧
居遠收掇其遺詩得三百七十餘篇析爲十卷欲予爲之
序冀偕之不朽先是丹陽有南陽張祐差前於生其詩發
言橫肆皆吳越之遺逸予嘗較之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
入錢起之室矣干之出處行事卽傳實備之不復互出直
嘉邨能懷人之遇成人之不泯而又愛我之厚故集詩之
之廢輿題於干集之首

李超

超長興時人官著作郎

請修祕書監奏

祕書監空有省名而無廨署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非人文化成之道請依六典創修之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六目錄

楊夔

溺賦

刑議

焚舟議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

題望春亭詩序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謝世遺書參軍傳

馮望春亭詩

野宮闕外上降如書

楚舟歸

阮籍

阮籍

謝靈運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六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六

楊夔

夔有雋才爲宣州田頔上客知頔不足抗吳著溺賦以戒
之頔不用竟至於敗

溺賦

元微先生澹慮澄情樓倚岳陽湖觀洞庭渺漫兮若與乎
天平遠指君山一螺黛清遙覘湘浦一片雲明輕楫巨舸
載縱載橫或楚歌以應櫂或漁唱以齊征雖云吳楚之濶
於焉瞬息之程俄而濃雲興猛吹作訇訇兮雷霆零零兮

雨雹波勢兮奔騰波聲兮湊濯或若積雪或若裂壑樓岌
業兮地如落欹檣側帆倏出歟入烟馳霧驟神號鬼泣忽
翼舉忽蟲蟄波而解浪而傾者亦一瞬而俱及雨旣霽風
亦止呀呷餘波振蕩未已俄有呈其板而流者碎其篷而
飄者彼緘滕之篋扁鐳之櫃委翳波間罔知所祕或一竹
以脫命或舉族而咸墜沿汀遶濱零落在地元微子指而
泣曰其嗜利則孟子所以惡交爭也其欲速則仲尼所以
悲不達也孰有輕命若糞重賄如山用一縷無繼之力涉
萬仞不測之川踐險冒危旣蔑履冰之誠殞身覆族空銜

沒齒之冤宏農子聞其言同其歎此則以江以湖沒不可
援今復有非波非濤溺不可算窺之則茫然無岸由古及
今陷者如貫元微子矍然其詞泣然其悲何陸之爲溺而
不維不持紛吾緒而亂余曲爾其辨而析之乃曰麴蘖是
惑沉湎無時混淆先後顛倒矩規惟誕是習莫禮是持散
髮裸體以遨以嬉汨親疎兀尊卑情所至則至意所爲則
爲可慶者忽其慶可悲者忘其悲龍章莫保鳳德何衰光
逸則獨竇求入伯有則壑谷忘歸子反不謀於軍前敗非
天作正平不拘於席上禍乃自貽但驕其氣益亂其機隋

兵濟江玉樹方舞越人入戶金罍猶飛所以爲酒之溺也
至若貝含其齒雲聳其鬟苞藏其戾矜持其妍斥巧若拙
移曲成端爲媚斯極荷寵益堅陳靈以相服戲朝俾君臣
受禍驪姬以歸胙獻毒使父子成寃齊莊以盜室取斃郤
犇以奪儷不全此所以爲色之溺也至若伊義莫顧惟賄
是務以諂以回不軌不度溝壑難滿錐刀必聚莫與知足
之慙蔑有惡盈之懼其帑溢其帛蠹其貫朽其粟腐營營
尚恐其力窮汲汲不思其日暮復有白版爲侯黃金作輔
南宮變屠賈之行西園成闌闐之路求金求劍曾無就木

之心鬻爵鬻官但欲齊天之富壬夫死而方覺雍子戮而未悟此所以爲貧之溺也至若專國之柄操天之軸任其性情隨其嗜慾其喜也沉者浮其怒也贏者縮易否爲臧化直爲曲雖山重而可迴雖海深而可覆其門若市其帑如谷背者斥向者錄言張其機笑孕其毒譽之則銖而爲鈞訾之則歌而爲哭屏內外之氣側天下之目稽其莽卓考其產祿謂兵鈐之在已將神器之有屬國璽行竊弄之可宮闈開盜視之目自謂其投蓋之力可圖殊不知燎原之火難撲旣衆叛而親離竟噬臍而齧腹此所以爲權之

溺也是四者匪橫其流匪駕其舟有溺者孰究其由其毒也必漬於骨髓其痛也亦甚於戈矛雖扛鼎之力觸山之酋亦不能杼之以出而况於纖離之儔哉元微子乃曰始吾觀涉水而溺則恍然而內惕今復聞不波而沉則瞿然如人敵且酒不可甘甘之則沉吾命酒曰甘波色不可愛愛之則溺吾命色曰愛河衣所以被體食所以充腸苟朝晡而不置寒暑而有裝豈假積粟於廩儲貨於囊且藥所以攻百疾百疾蠲而藥不止者鮮不及其殃吾命財曰藥江士患不達之名不立之身苟達苟立在守其真何必競

升沉之路爭輕重之鈞狼子野心暱之害人吾命權曰狼
津噫生於世不溺於四水者吾謂夫顏閔之倫

又全古刑議

議曰刑可以立乎堯舜不能去不亦深乎曰貳於法而行
之苟違之者是不由砥終而齏之則孰若嚴刑而使知畏
姑以一字言之立其牆垣崇其閭閻猶有穴而入者而况
於不設乎漢輕其法穿民於禍矣之而不是乎更疑嗚呼
致金於路坐拾者以盜否

焚舟議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怠復伐於晉晉人不

出遂封殽尸霸者以武為功乎昔楚子敗晉關二京觀以

昭武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焉

其可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狂謀勞師

欲以襲國殽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其致死

晉不與敵遂霸西戎亦未為勝也况兩敗一勝與敵乃亡

尺全寸焉足為功哉夫饑虎餒狼一意於吞噬乎吾見晉

之懸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

子雲有言曰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故
董仲舒云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也舜承堯禪當太
平至理之後猶且放四凶舉八元八愷而後百揆四門方
克調序當今承百王衰弊之末繼萬法隳散之餘皇綱不
序事無舊貫閣下掌國之鈞提人之柄將循其舊而就爲
治乎將擇其善而漸以化乎將新其轍而革其弊乎某誠
不敏麤達利病之源常欲得布露蘊蓄於執政以助教化
則與躅人之喜愠隨聲而是非者固不同其軌矣夫廣引
古事以贖左右蓋類庸醫不審疾病培聚衆藥合爲一法

希有或中耳况今下筆者言登庸之善則臬夔蕭曹語字
牧之能則龔黃卓魯此亦閣下飫於聽視矣今不敢遠爲
徵譬請質而言之閣下將循其舊而就爲治耶且四海生
靈火陷密網舉手揺足如在桎梏其懷革弊剗訛之政如
旱苗之待甘雨若循其舊不爲之制信其治不爲之憂蠹
不剔則壞及根本毒不抉則疽及骨肉矣以此知循舊之
難也閣下將擇其善而化以漸耶且知人之道聖哲猶難
故仲尼有以貌以言之失則閣下所爲善者其欲詢於人
乎其欲取於言乎取於言言未必信詢於人人未必誠蓋

澆競日久煽爲朋黨內則巧詐萬變外則絜矩自任同於
已者互推互挽出於已者擠辱如仇訪於人有是有非聽
於人有端有曲雖秦鑑之明堯羊之觸未免其撓且惑此
以見擇善之難也閣下將欲新其轍而革其弊耶在今日
時之訛俗之壞况大兵久役之後救其衰殘未有首於此
也前車已覆後車豈可躡而行之固當改轍易塗以取其
不傾不蹙道路之人亦知此爲至計况廊廟帷幄之畫豈
不以是爲急哉然民困已久如涸澤窮鱗噉喁餘喘更沃
之沛澤則有蘇活之望若顧而哀之曰吾未能卒致其澤

命貫而挈之俟有水之地則捨而放諸則是魚之反不如
噏噉於涸澤矣此以見新轍之難也然則爲政之道固在
乎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大兵之後生
民陷於塗窞九州四海固仰首於吾君吾相以待其脫塗
出窞也使吾君爲堯爲舜固在吾相之左扶右翼齊桓公
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則國亂而無主
身歿而不殯如此則匡持裨贊繫於臣不繫於君也今閣
下莅事以來以爲天下安乎危乎賈誼居漢文升平之代
猶言今所安者抱火而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矧今日

生民首未去其壓足未釋其縛乃欲循常之轍以安輯還
定猶爲饑仆者譚翊日之膳將何所濟哉夫欲安其民則
莫若擇守宰夫欲固其本則莫若去奢侈夫欲官之治則
莫若爲官而擇人夫欲弊之革則莫若限田而定賦夫朝
廷之立在固本根本根固則兆庶安兆庶安則盜賊息盜
賊息則基於太平矣欲安其兆庶莫若擇守宰守宰良則
人民安人民安則無逋逸如抱沉痾者偶所親之衛養焉
肯捨其親而從疎乎苟不精擇其守慎選其宰信虛聲徇
請謁是致禍於民而思其安如挾彈以驅林惡禽之驚也

決防以涸泉怪魚之逝也故漢宣帝詔曰與我共治天下
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承平之代號爲得人內外肅穆時風
一變如是則守宰之任其可容易乎其可輕受乎今遠方
郡邑民抱愁痛嗷嗷然如嬰兒之望父母也朝廷命牧守
選邑宰以何道而取耶其有忘慈惠之心蘊聚斂之志不
思疾痛但恣刻剥役疋瘵以從欲飾廚傳以邀名天路高
邈叫訴無所居者以遠而吞氣行者以賂而設譽縱使貪
過桀跖亦可高枕夷柳如此則流毒於下豈有旣乎故曰
欲安其民莫若擇守宰也夫世態驕奢競相扇習生民益

痛時風益訛昔有諫舜用漆者以其漆不已至於象象不
已至於珠玉夫塞其源絕其流猶有浸漬潰防之穴而况
決其源疏其流其可罪諸洋溢乎且古者車服僕隸悉繫
於位上不得踰制下不得僭上故貞觀開元之初位至丞
相其導從不過十數人而已迨林甫秉政內挾邪以固寵
外託勢以立威勝已者巧法以誅之異已者倚公以斥之
內外畏惡林甫亦自審其曲由是出入嚴其兵衛如見大
敵自後執政者嗣其餘風至今不衰下至散班冗職但力
可致者卽前有驅後有殿固莫問於品秩矣至於崇德雅

望亦不能復其本縱心有所惡皆有類聚者瞽惑不得固
其節矣且月俸既有限餘給既無數以有限之入供無度
之費俾其分一職當一位不培不斂者亦鮮矣車服僕隸
之爲費尚且如此矧復後庭曳綺羅飾粉黛者其費如何
哉故因賂而仕由賄而達牛驥早隸汨爲一流居外者恃
內之權恣其刻削居內者恃外之遺益其侈靡耗民之生
如城之狐蠹民之力如社之鼠枯骸朽皮盡取後已閣下
其不痛心乎其不披泣乎夫四方程式自輦轂出儻閣下
剋已以行俾四海知所法則其爲革弊剋訛不啻沃湯於

砌雪也故曰欲固其本莫若去奢侈也自大駕南巡官失
其守冀販繒織畚之伍有安劉滅項之才於是爛羊續貂
首尾顛倒苟無董正是秦國經元宗平內難有功者多橫
行自負姚梁公當國引光武故事請不任功臣以政優其
祿秩寘於散地使不干禁忌無韓彭蒞醢之戮保子孫爵
祿之慶閣下不以是爲慮乎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國家
設庠序之官蓋說禮敦詩之本也苟非其人焉可妄授今
貴遊豪胄恥言國庠凡受其官意若獲譴故朝廷職事亦
以爲尋常莫知大學爲國之本本顛則枝葉從之矣焉有

文明之代輕易儒學齒其位者曾不知書之顛倒而欲以
此發明大義闡揚大道是猶責瞽者以元黃語聾者以律
呂舉是一隅則百辟其選豈可不撫其名責其實也故曰
欲官之治莫若爲官擇人也今天下黔首不憚征賦而憚
力役明勅屢降非不丁寧州縣奉私曾不遵稟旣因循未
用亦有所未盡焉若寓州縣者或稱前賢或稱衣冠旣
是寄住例無徭役且勅有進士及第許免一門差徭其餘
雜科止於免一身而已今有僥倖輩偶忝微官便住故地
旣云前曾守官州縣須存事體無厭輩不惟自置莊田抑

亦廣占物產百姓懼其徭役悉願與人不計貨物只希影
覆富者稱物產典貼永絕差科貧者以富籍擠排助須從
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無利潤者轉見沉淪有膏腴者坐
取安逸衣冠戶以餘慶所及合守清廉既恃其不差科
便恣其無畏無忌且古畫地之數限人名田一則量其貧
富一則均其肥瘠今凡稱衣冠罔計頃畝是奸豪之輩輻
輳其門但許借名便曰納貨既託其權勢遂恣其苞囊州
縣熟知莫能糾摘且州縣所切莫先科差富貴者既黨護
有人貧困者卽竄匿無路上逼公使下窘衣資怨嗟之聲

因傷和氣苟權利之路絕請託之幸除卽民必泰俗必阜
矣何以塞其門杜其隧在定其稅額而已自一品至九品
各限其田田有恒卽賦有限無路廣占矣旣絕其廣占卽
富者無苟免之徭貧者無非次之役則凋瘵何有夫不蘇
時俗何有夫不安故曰欲弊之革莫若隨田而定賦也是
四者固爲政之綱也將欲安其人豐其俗實未有先於此
道也復有急於是者蓋朝廷之法也夫法者士庶之所以
共固不以士則廢庶則用所以一而行之者欲人之鮮過
也苟輕者以賂而重曲者以勢而直縱朝廷示於人雖一

子不爲信而况有勢有賂者焉肯凜畏哉今朝廷之法不
及州縣之條州縣之條違者必有刑所以人知懼朝廷之
法犯者未必罪所以人莫畏是以冠履雜處首尾倒置國
君之威不行於世牧伯之令反信於時如此則風俗日已
漓國柄日已陵不其痛歟不其惜歟今爲政者未嘗以此
爲痛蓋各急於私不計於法設有其行典者悉貧而寡援
俾其受罰而興怨蓄憤而不能訴鬼神有知固納其訴則
伏陰憊陽繁霜苦雨豈不職於此哉且石碣殺其子君子
以爲義叔向戮其弟仲尼以爲直今閣下當此大柄豈有

捨其義與直而混其名與齷齪者爲偶哉今法不患不制而患不行事不患不立而患不公苟以用法必公不以豪強而曲直則不出戶可以見四方之承稟不下席可以知兆庶之休戚矣代宗朝用楊綰爲相綰性清儉時論推之及爲相郭汾陽爲河中節度使憚之妓樂減半驗於此卽四方凜畏當國者操守耳陳平對漢文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使御史大夫各得其職今陰陽調乎百姓親乎四夷柔乎內外之職各得其任乎欲陰陽之調也獄無滯訟官無濫政農桑無失時公

府無加賦則里有歌巷有頌和聲達於上休氣屬於下陰
陽何有於不調哉欲百姓之親也不奪其力以營臺榭不
劫其才以具土木不掠其糧以給犬馬不賦其財以資交
結聞民之病如子之病聞民之餒如己之餒百姓何有於
不親哉欲四夷之柔也省刑罰薄賦歛謹庠序之教申孝
悌之義鄉里識尚齒之敬道路知事長之禮然後固其關
防禁其侵掠索其戈革示以恩信四夷何有於不柔哉欲
內外之職得其任也命各舉所知隨材引用不以位微而
不錄其言不以地寒而不取其行稱文者授以文學之任

然後考其文之臧否稱武者授以兵衛之任然後驗其武
之勇怯稱理者授以親人之任然後責其理之優劣稱錢
穀者授以度支管權之任然後課其錢之盈虛實者升之
不副者黜之其升黜皆及其所舉故人不以黨而進亦不
以獨而退則內外之職何有不得其任乎自元和以降宰
相閉關不接士夫遊其門升其室者非有世故非有媒薦
固不可偶頃刻之語周公一沐三握髮公孫宏開東閣邴
吉不以吐車茵爲過而乃致理平故太平之基非一士之
功也儻如大厦崇崇誠柱石棟梁之力然捨其欒櫨榱桷

此爲何室哉今天下有倒懸之急實閣下夜以繼日籌其事坐以待旦思其用忘寢食以待往來捐金帛以給貧困之秋也某家且貧讀書著文之餘以漁獵奉甘滑今閣下居密勿啟沃之地輒以漁獵爲諭焉夫漁於澤徧水而布罟獵於林被野而設置不徧不被是闕其具也及其獲魚得兔非一日之力今內外百執事亦置罟之衆目焉焉可一一責其獲又焉得以不獲而不設也然能不縱其躍不漏其走亦足助爲漁獵矣苟或不掩其走不蔽其躍卽捕之無虧其綱紀則後日之漁獵不患於遺矣惟不以詞之

繁試一二垂省幸甚幸甚

題望春亭詩序

夫樓閣亭榭之建其名既殊其制亦異至於瞰江流跨嶺
脊延親賓合歌樂晴朝月夕肆坐放懷蓋其致一也然則
有以位名之者以氏名之者以景名之者以意名之者取
近而言以位名之於洪州滕王閣是也以氏名之於江州
庾樓是也以景名之者於鄂州黃鶴樓是也以意名之今
見望春亭焉望之名愚知之矣或曰誌其始建之時也其
未然乎四時相序春實稱首春德發生德合仁也愛民之

務莫先於仁仁以合天天以合仁治道盡矣意望者其在
茲乎於是賦五言詩一章八句其賦意亦太雅他年春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衡無
私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之清
毫釐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乎規矩戢諸桀黠知攝於刑
憲斯郡主簿有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高陽許鎔以前
秋曹椽端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任自兵興十五載事墮
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者由關而東郡亦無幾惟

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衆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歛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乎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志不爲強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蒞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致於訟息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闕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秦之甲皆閣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鸞駕外駐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遂以功牧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

禦以高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舊署
爲防禦使院然後合功廩戶三掾之廳移居視印繩墮於
此夫簷楹迫則耳目泥居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
淺而露覘於後則湫而陋得無泥與昏乎而又藁蔕雜卉
蔭翳堦序列衙者亂其次授事者喪其局交肩駢足褻禮
虧敬君乃命梓人擇瓌材敞前楹豁南榮砥中唐巖層局
設外屏以肅其入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撤舊增新擁隘
咸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觀其顯敞則夏奪其暑居其奧
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導中

和之性增沖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事敏負才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絲於色元黃無不入如是則化圯爲完易卑爲高蓋出於餘力乎况君行已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茹其正吏飫其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夔業於文且謂紀年表事春秋之曩志也茲廳之立旣始於我而載祀莫紀無乃取議於將來乎其爲我書之無虛美無加飾惟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記廳之始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七目錄

楊夔二

烏程縣修東亭記

小池記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

歙州重築新城記

倒戈論

二賢論

創守論

文選樓銘

公獄辨

原晉亂說

植蘭說

蓄狸說

紀梁公對

善惡鑒

較貪

止妒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七

新場夔

二

少室中烏程縣修東亭記

而外尋問關

故相國趙郡李公諱紳寶歷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
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
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其碑述相國先
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迨今五十載其碑毀折
汝南周生以明經賜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求於故老
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刊於石所闕文字

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作之誠也兼其
舊傳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
保持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面
家人方得以拯焉衆方懾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
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
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敘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
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暮而代居閒閉關淡薄自得郡帥
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而
自娛未嘗以闕物爲撓由是官有乏必俾承乏而生所至

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欣欣再遇寬政閣
鞭聽訟事簡庭閒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
於陽羨數世以經明獲祿後羣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凡浙
右之士因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亦推先焉夫善爲政者
雖欲人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道
也今徭賦旣調風俗旣安逋逸有歸惇子有依然後搜遺
又刊墜碑此所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洿池此所以
見繼絕之志也於戲當大兵之後民困於繁役克俾其民
康其務均俗固毋視於尹長矣今施政之暇人有餘力然

後興起廢墜彰明故事非圖遠經久者孰能爲此哉生旣
重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於石且以旌
新亭之興替有自也

小池記

宏農子始卜居於前溪得地數畝構草堂竹齋植修篁竹
齋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因命僮執鍤穴爲池焉逗前溪餘
派以漲之流或時涸則汲井以滿環池樹菊及諸菜果可
以左右俎机者暇則散襟曳筇修吟自怡或從風微瀾或
因雨暗溢則江湖之思滿目矣宏農子性潔不喜滑雜故

一卉一木爽靜在眼前池之上未嘗許片葉寸梗頃刻浮
泛以是耕僮頗厭其役客有知者誚其勤懇跬步之地何
所裨哉廣不袤丈深不逾雉竭其水不足以澤生物窮其
深不足以安龜鼈無蒲藻以潛其魚無波瀾以方其舟攷
攷矻矻虛耗僮力言未訖宏農子舉頤而答曰爾以此小
而無用乎以其潔而魚鼈不宅乎以其狹而舟楫非便乎
吾豈不欲深及於淵以滋液畦圃耶豈不欲周植其蒲以
繁育魚蝦耶豈不欲廣導其流以乘風沿沂耶吾恐利於
生植其見乎疏決無窮矣聚夫鱗甲則動夫竭澤之魚矣

湊其舟楫則起夫濟涉之爭矣矧夫植其物則有贅菜以
盜其澤者叢其藻則有虺蜮以附其伏者利其濟則有重
載以蔽其溺者嘻水之利也衆矣其害也亦深矣故吾所
以獨潔此沼亦以鏡其心也將欲撓之而愈明揚之而不
波決之而不流俾吾性終始對此而不渝豈效夫潴其水
以豢鱗蓄介爲艫一作儻一作儻之備亦曰池而已矣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藩
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

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母百里之民凋瘵者繫之以綏
訛弊者藉之以移旣休於公館覩其隳摧圯漏忍而不治
者無乃取譏於君子乎丹陽余公以再命尹於烏程降車
之期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欹其牆圯
其廡偃頽簷側楹倒移相倚風雨罔庇寒暑是窘公歎曰
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旣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
嗣修乎然屬天未悔亂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
乎故我郡儲甲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餼僉賦於縣務
繁力匱久莫克舉公乃宵分而寐五鼓而興行村坐惟不

遑所安近越於時方克儻功於是節冗費之用鳩贖碎之
金僦力於農休徵功以厚賞聽斷之餘策杖以巡慰其勞
者勗其惰者設茗及飧日自省視由是工操其斧如蟻集
羶傭運其材如水赴泝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以此悅而
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衆宇鼎新矣有若換大門中門修
大廳小廳東閣西閣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祗候房砌縣
之外城凡百餘雉剏宅之周垣近一百堵修衆寮之宅五
造廳庫之橋六疏西亭之汙池制公廨之什物有遺罔不
增構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西廡以其

輸賦駢湊逋逸是虞乃編筠接軒權間隔之訖賦則毀去
厥費頗夥公乃增廡之一楹構木爲欄以限其內外俾永
絕妄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北隅舊有帳院蓋
鄉吏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綿遠崩侈無幾每遇霖潦則束
席就燥以避其霑濕亦有時矣加以往來者御奔走泥淖
之患舉邑是病無戶而革公於是厯揆其損以籌完葺正
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構復建修廊以達於都門兩有
依暑有庇從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
帑摧敗下冗下濕周垣雖設腐不爲固易所以刺慢蓄而

誘盜也公乃擇堅以革枯選宏而化陋厚厥墉嚴厥闕此以見公志之防閑也縣之園扉頽堦莫治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勝苟開閤不謹牆垣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或有繫墮事由微眚蓋俾其懷過而省非也豈使敵於見善毒於暱枕哉而糞壤狼籍穢不可邇彼罪無輕重俱執於此不其酷歟公乃剋積弊滌宿汙明壞牖圻毀墉席以潔其榻食以茹其餒苟獲戾而入如宴於此以見公之處心愛物也先是縣之秋曹尉蘇許公頌釋褐之官也公始至兼戎曹務遇上巳節郡有角觝之戲郡守出觀

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以檢馭不整郡治之南
溪波浩洋許公馭楫以涉而舟覆焉衆皆駭惋謂不可援
俄聞空中有言曰無損蘇公忽有幹流以出其舟而許公
存焉彼同溺者俱不爲水困俗旌其地爲蘇公潭大厯中
縣令李晤則故相國紳之先也相國誕於縣署幼弄之歲
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出於池面相國畧不
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乃檄請於邑人太
學博士邱光庭編緝遺墜其或善未書能未紀者罔不畢
錄此以見公興廢而繼絕也凡此數事豈前政之未知乎

抑知而不爲乎非公勤於理敏於用視公猶私曉夕匪懈
何以及此哉始公之臨承授政之後人稔於易衆務煩猥
綱在而目紊公迺肅之以整嚴之以恪遏強字弱優老恤
匱旌別枉直屏空奸慝不逾月而法令如一勸賞分明清
靜簡當內外祇肅鞭朴閣於庭爭訟息於野宣尼所謂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猛寬相濟者余公得之矣前
是公纔再稔而報代鄉之老肆之長咸賴撫導數百人列
狀牆立於郡庭以乞畱太守隴西公以代其任者特勅之
命不可有滯然私器其能頗自憾不偶良吏以共育疇瘠

公遂退寓於德清屬邑駕水軒釀春醪治蔬圃修釣艇以
吟醉自逸明年冬爲縣者以譴停其任杖媒依勢求代用
者檄累於几上隴西公至而弗視且曰烏有民病方急而
擯良醫乎遂飛簡以召公泊其至隴西公提印以授曰子
之前治邑其及物之澤被於廛野未得盡子之術貽吾中
悔今還舊邑其爲我撫其疲遏其酋俾民獲蘇無替初心
公三讓而后卽縣張弦易調新其戶牖剔蠹抉弊刮垢磨
頑不次不序咸復舊貫凡利於民濟於公事無巨細必自
我始丙辰春公將受代吏民等以爲受其教庇而忘諸載

祀俾後之人不得詳其俶落是食其旨度其處也於是列
其狀謁言於宏農楊夔夔學於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爲
勇公前任日崇修先聖之祠爲文讚功刻石於縣岸今復
紀此宏烈蓋欲慰縣人久之虔思也況公以民吏之勤
請不可拒絕兼凡所革易叛製皆力殫心罄而后克濟且
慮夫什器後之人不同乎慎惜也恐其傾侈後之人不同
乎繕治也苟沮衆請何以鏡將來耶由是採石鐫勒之費
莫不悉自於清俸益以見慎而有立也嗣厥理者可不懋

乎乾寧丙辰秋七月記

欽州重築新城記

天祐丁卯歲月直辛亥有星自積水流入於輿鬼知天者
曰輿鬼之宿是爲鶉首於辰在未之衡日丑爲星紀則牛
斗之分也據茲星祥秦之鄣郡漢之丹陽其有水爲沚乎
厥應當在戊辰之丁巳明年夏四月辛丑宣欽睦雨周一
甲子平地水丈餘四日而後止新安郡之新城繼爲暴水
所汨雉堞咸圯郡帥太尉潯陽公周視其壞色沮神戚將
捐去而莫修則功存之可祕也將徵役以完舊則民勤之
可憚也迨於兩月不遑發命又念強敵未殄方礪鏃伺間

豈可惜費重力慢蓄輕守以速寇心乎秋八月乃頒役於五邑先降簡於邑令且誠其程功無使隱民厄於豪族擅諸利俾率怨於下以益上者匪德也邑令承命躬自閱籍功之延促事之繁簡由窶向豐罔有弗均於是五邑之民不再命而磨至於新城之下凡板幹畚築之用皆未令而具初公巡壘觀設審頤厥由且歎其雖新水之異以害茲城亦始構之疎以稔其失也烏有於泛沙流石之上而能爲永永之基哉乃命指揮使劉贄徐璋三城使朱環及節級等各畫分而督役遂諭以城之舊址浮而斯濫今當發

深一仞抉去砂石實以精壤重加鎮築然後廣其宿基增
諸石版必使堅永侔於鐵壁役或務棘棘則民瘝築或務
感感則民疲弗棘弗感繫爾曹寬猛之有中也無以苛忍
相矜無以過速爲代諸侯受教夙夜胥勗勉於恪勤以勵
厥躬故執畚者繩繩操斧者詵詵輦壤輸財蟻列子臻笑
語忻忻爭先有期自旭及晡役未嘗懈遠而望之則疊巘
層巒屹如天設迫而視之則崇岡連阜捷若神化迴合叢
倚崖東山拖建邦則險此焉是觀自八月庚子興役暨十
月之壬寅而役罷工者函斧築者閤鍤太尉潯陽公建旆

而巡諸乃曰城之完屋之新實麗實堅非諸邑之奉公焉
得民不擾而力齊乎非諸校之盡節焉得役不煩而功速
乎所以見二三子之忠勤以佑吾政也自公之臨是邦也
法明而兵勁刑審而罰中故民樂其化安其上及徵庸而
屬邑之民父誨其子兄教其弟以公之問俗也未嘗有猾
吏之擾以公之撫封也未嘗有外寇之虞以公之治戎也
葵藿之禁無敢有觸者以公之獎善也鱗介之美無敢有
侵者故十五餘年綽綽焉如鱗之潛遇其廣淵雍雍焉若
禽之獲棲其蒙翳絕釣網之慮無畢弋之患詩所謂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見於我公矣今水壞城壘重興畚築苟或
進退不副公之用是謂奸慈父之命其為悖戾神豈爾容
哉故民不俟令而爭集不勞促而自課非恩信之昭感何
以迨乎此哉於戲事有奇績有異不克稱頌以流於裔秉
筆者之過也閩鄉楊夔自勝弁力學以暨於髮落齒墮屬
茲喪亂洎在民伍獲承公殊衆之遇每歎其有志無時許
將其促鱗弱介遊泳於豐沼無以酬獎之意敢撰重築新
城記以獻時歲在降婁周正之月十一日記

倒戈論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
惑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
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
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
之變萬詐生焉則內荏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
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
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溫定襄王於鄭非二國崇
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
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究

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
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
泊林甫卽明皇旣安之日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
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爲國禍本其爲黷亂國常
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
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
諸嗚呼班子之善斲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
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二賢論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於宣尼宣尼以管仲
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
譏其僭上偪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
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
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
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
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
之彊有欒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
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於讒詔之

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
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篋而
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
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
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創守論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
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

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惟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循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悚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

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
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
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俟乎治及時
旣平俗旣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
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旣得之後猶隳夙志以壞大業而
況求旣治之後卽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
順衆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
心盈中心昃也總而論之療饑者易爲食其創業乎醫者
難爲藥其守文乎

文選樓銘

文選樓者梁昭明太子選文之地時逾四代年將五百清
風懿號藹然不泯沉廣陵乃隋室故郡遺事斯存求之於
今陳跡盡滅斯猶巍巍久而益新其不由以學而立道者
道則不朽以文而經業者業則不磨乎宏農子經於是樓
提筆路絕且慮夫不文不典者肆而處乃泣以銘云

峩峩萬宇匪歌則舞美哉此樓獨以文修自由名貴不以
華致雖超千古靡有顛墜孰堪其登必精必誠孰可以居
必賢必明無聚優以爲娛無習伎以稱榮吾恐其素德懷

辱於冥冥

公獄辨

搢紳先生牧於東郡繩屬吏有公於獄者某適次於座承
間諮其所以爲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
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
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爲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
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謂彌縫其不至也及
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卬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
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

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況末世纖狡內外
荏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
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異於見
遠於理亦隨而鞫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爲公
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爲也爲之不能遠不由禮之事
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
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爲明其屬狗
已以爲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
矣矧藜棘之內辛苦備至何須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

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
已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銜
別諸五色乎不盡文六書圖籍又於公致而簡其書

原晉亂說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
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
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
污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
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

欽定全唐文 卷之二
五
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踪踵其覆轍以此剏立朝綱基
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使
從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豪賢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
晉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
不目敦峻而稔於導亮

植蘭說

或植蘭荃鄙不遒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溉而蘭淨荃潔非
類乎衆莽苗旣驟悴根亦旋腐噫貞哉蘭荃歟遲發舒守
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其天真雖沃而斃也守貞

介而擇祿者其蘭荃乎樂淫亂而偷位者其雜莽乎受莽
之僞爵者孰若龔勝之不仕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管寧
之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爲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蓄狸說

敬亭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嚙筐篋帑無
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
諸汴歡逾得駿飾茵以棲之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字
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殄影暴腥露羶縱橫
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爲懷一旦怠其

繼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宏農子
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惟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
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疋磻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
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紀梁公對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闔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
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
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
曰吾自用俊臣思正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

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
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
驚於烏鳶乎驚於鸞皇乎驚而無別不如不驚矣天后耻
然

善惡鑒

衆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爲也衆曰惡未必惡觀其惡之
由也行詐以自衒取媚於小人其足爲善乎任直以獨立
取惡於非類其足爲惡乎故擇善採於譽則多黨者進去
惡信於言則道直者退王莽折已以下士而諸父失其權

彼言善者可憑乎京房守正以極諫而嬖倖指爲逆彼愬
惡者可聽乎故能鑒其善者必觀於衆之所惡能鑒其惡
者必取於衆之所善所以衆謂之悖也非孟子之賢無以
旌章子之孝衆謂之智也非國僑之明無以誅史何之詐
嗚呼道之大非遇於賢明何常不汨哉

較貪

宏農子遊卞山之陰遇鄉叟巾不完履不全負薪仰天吁
而復號因就訊諸抑有喪而未備乎抑有寃而莫訴乎何
聲之哀而情之苦耶叟致薪而泣曰逋助軍之賦男獄於

縣絕糧者三日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逋已貨其耕犢矣昨日之逋又質其少女矣今田瘠而貧播之莫稔貨之靡售且以爲助軍之賦豈一一於軍哉今十未有二三及於戎費餘悉爲外用又黠吏貪官盈縮萬變去之則之往無所資非敢懷生奈不死何宏農子聞其言且助其寡退而省於世萬類中最爲民害者莫若虎之暴將賦之以警貪吏庶少救民病是夕夢鷲獸而人言曰爾欲警於貪將以吾爲首雖爾之潔奈辱我之甚乎余曰賊人之畜以自飽腹爾不爲貪哉獸曰不豢不農何以給生苟不捕野無實吾

嗛吾以其饑而求食之苟或一飽則晏然匿跡不為謀矣
 豈爾曹智以役物豢之畜之畋之漁之以給其茹也桑之
 育之經之營之以供其用也一物之可求一貨之可圖汲
 汲為謀孜孜繫心如壑如溪莫滿莫盈豈與吾獲一飽則
 晏然熟寢而欲比方哉宏農子驚而寤諦而思若然則人
 不如獸也遠矣 又譙吏貪官濫權萬變去

且以爲止如之無豈一一於雷姑今未甘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俄為郗后
 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拘其憤恚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

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鶻鷓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
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郟茹之後妒減殆半帝愈神其
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諸以遍賜羣臣使不才者無
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於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忌
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
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其議遂
寢

其言雖謂其人與謝之會太宗內典猶然血至其講處
其兼與其惡去想忘前習味革以本胡山之一辭也帝親

其於其本其結其皆不攻於其公當皆不攻其前食皆不忌
其於其本其結其皆不攻於其公當皆不攻其前食皆不忌

其於其本其結其皆不攻於其公當皆不攻其前食皆不忌
其於其本其結其皆不攻於其公當皆不攻其前食皆不忌

其於其本其結其皆不攻於其公當皆不攻其前食皆不忌
其於其本其結其皆不攻於其公當皆不攻其前食皆不忌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八目錄

沈顏

碎碑記

化洽亭記

宣州重建小廳記

視聽箴

妖祥辨

祭祀不祈說

登華旨

象刑解

時日無吉凶解

讒國

時辯

危全諷

重修撫州公署記

州衙宅堂記

殷文圭

後唐張崇修廬州外羅城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八

沈顏

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傅師之孫天復初舉
進士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歸吳爲淮南巡
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

碎碑記

乙巳歲冬十二月客鍾陵由章江入劔池過臨川時天久
憇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岸左有小渚小渚
之間垂舟之介揭厲而獲碑爲介者異而告發而眎之字

殘闕存者十七八考其文則故臨川內史顏魯公之文識者以爲公牧臨川日所沈碑其文亦多載魯公之德業輒碎敗而已會同濟者謂余曰且魯公沈是碑也必將德業不稱於後世故沉之今子旣不能文而補之寫傳之亦不可復沈之於濬流俾後人覩是碑者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子亦蔽人之善歟不然胡碎之而已余曰吁秦嬴政初併天下天下大定海內一統於是出行郡縣登諸名山刻石記功德焉及其仁政不修後之人語及秦嬴政者咸以爲虐君也堯舜無爲而治巍巍蕩蕩俾鑿井耕田者不知

帝力歷於萬紀厥道愈光今之人語及堯舜者咸以爲聖
君之至若岷首之碑睹者墮淚斯乃荆之人感羊公之德
化故泣而思之設使羊公之德化不及於荆人則是碑也
不能感荆人之泣矣且魯公之德業史傳載之矣遺俗傳
之矣夫德業者病不著於當世豈病揚於後世乎苟魯公
德業史傳不載雖全是碑亦不能揚魯公德業於後世夫
如是碎之何傷

化洽亭記

寧國臨縣逕之東南古勝地也頃屬兵興以後盡目蕪焉

稂莠蔽川嘉樹不長氛煙塞路清泉不發幽埋異沒誰復
相之是邑汝南長君治民有瘳任人得逸乃卜別墅就而
營之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後有阜嶺繚然如城跨池左右
足以建亭邱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盈漣漪是生蘭蘭
青青疎篁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洽矣斯亭乃治
長君未至物景頽圯長君旣至物景明媚物之懷異有時
之否人之懷異亦莫如是懿哉長君雅識不羣愚不紀之
孰彰後人時乾寧三年仲夏月十有九日記

宣州重建小廳記

界江南宣州實爲奧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邦載罹窘厄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子遺矣及兵部裴公慶餘去任竇常侍聿自池牧來臨莅事未幾遽爲秦彥所據姦連隣熟一作一旦擁

兵渡江引黨趙鏗以代已任是歲南徐劉顥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宏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義旗詢於同盟則田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俟其來蘇宏農王允憫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鏗悉銳逆戰亟爲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

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鎧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
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
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爲我公擒之其衆
盡潰宏農王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勲就
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
宣城薦屬戎事便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
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旣來而安之不暮
歲車者闐闐舟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鄽司署者復進
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是

薄其賦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饑不暮歲荷耒犁橈
蟠於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
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不憊匠事橫梁虹口山
節峯峙嶻嶭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
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慊之及其
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爲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今欲刊
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
年乙卯秋九月八日記

視聽箴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玉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而砒砒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偽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砒砒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砒砒鄭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妖祥辨 六齋益其之而顯其効不若效於東也

凡所謂祥者必曰麟鳳龜龍醴泉甘露景星朱草所謂妖者必曰天文錯亂草木變性川竭地震冬雷夏霜或者以察王道之廢興國家之治亂則此考於是而不知君明臣忠百司稱職國之祥也信任讒邪棄逐讜正刑賞不一貨賂公行國之妖也三代以後廢興之兆理亂之故鮮不由此矣若嚮所祥者果祥則周道衰而麟見妖者果妖殷道盛而桑穀生庭不其明與

祭祀不祈說

夫祭典之興所以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

邀福佑也故王者郊天地而立七廟諸侯奉社稷而置五
廟士庶人各以其家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夏興也
周繼之故祀於稷共工氏爲九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故祀於社舜勤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
水死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禹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所謂奉祖宗而
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佑也必以明神可祈福

佑可量則三代不易世秦漢不更氏王者無明暗卿士無
賢愚能盡其祭祀則享其福祚矣神必私於禱祈悅於肥
腴而降其禧祥則王者盡堯舜也侯者盡桓文也水不爲
潦也火不爲災也年無壽夭也民無貧富也戰無不勝也
守無不固也禍無不殄也疾疹不生也國家無危亡也宗
祀無廢絕也是皆祈而不得禱而無應明矣然則經百代
而不易其俗傳百王而不革其風者誠有以也夫兩國相
持必有其勝也萬邦各治必有其康也祈年者必有其豐
也祈病者必有其瘳也祈仕者必有其遷也祈貨者必有

其饒也有一於此咸以神之佑也而不知人事之起匪成
即敗匪得即失用之有巧拙智之有先後歲有豐儉運有
否泰非神之所置也於是廢業而不為非竭產而不為悔
姦巫乘之以語禍福竟不能明寢以成俗得非上失其正
下效其為者乎

登華旨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
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
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

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
途窮輒哭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
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
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
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入獄而象刑解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
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朴
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醇

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元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
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
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也夫九
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
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
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
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
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
而不爲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

辱而答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答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醇樸人易其化亦由聖智元遠深得其理故也

時日無吉凶解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妄生穿鑿斯

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拆一葭
葦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構一衡宇薙一榛蕪必審方位而
後爲之且凶吉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
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
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
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爲而已矣然
則惑者不知其在人有一不知一作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
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
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爲金以石爲玉有能以時

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讒國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爲意也且曰彼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受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

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
佞之讒讒國悲夫

時辯

論者以五帝不迫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迫於五帝時變
也五霸不迫於三代時變也或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
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
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
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
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在臣則為王為

霸時在民則爲禽爲虜爲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危全諷

全諷字上諫昭宗時官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後爲徐溫

所虜

重修撫州公署記

當州昔爲臨川郡城在此城之北古堞猶存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不便於民卜遷於此然所立郡宅未叶地形晁

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洎乾符初寰海沸騰兵寇焚蕪畧無遺堵靡認餘基中和乙巳歲全諷奉詔分符拜官本郡傷凌夷之累政歎榛棘以經時且召伯臨人憩息只依於棠樹而謝公爲郡餘閑尚築於經臺得不革故從新去彼取此旣獲其形勝又叶此夷隆凡廨署之中而公廳在首此際雖當建立猶是權宜每視事之時或延賓之際常因目擊但蓄心期未辦增修二十年矣今則聚力於三農之隙求材於千仞之林獲楠梓而皆良招郢匠而畢集是用拓開基址高建棟梁恢張而雅稱參衙壯

觀而無餘法則盤勝概而咸歸萬象鎮嚴城而更益三威
立事立言必垂名於不朽乃積乃業冀貽美於將來豈爲
耳目之娛而勤土木之事者哉

文正刺州衙宅堂記

當州刺史宅自唐乾符中因諸道亂離有巨寇黃巢

闕

柳

彥璋等奔突焚燒畧無遺堵爾後封疆倣擾城邑荒涼洎
中和五年春三月全諷莅郡之始製置之初以其宅僻倚
西隅而甚欹側乃易其舊址遷此新基高而且平雅當正
位於是芟去榛棘草創公署此際多以舊木權宜製之於

今十有年卒就摧朽今則躬親指畫再闕一基場闕二

重堂傍豎厨庫西廊東院周迴一百餘間纔涉數旬切扁

俱畢雖虹梁闕二不獲飾焉而鈴閣郡齋闕二壯觀建闕二

續益稱闕城闕敘其由故記壁

殷文圭

文圭陳州西華人乾寧中及第為裴樞宣諭月宮後依寧

國節度使田頔頔死事吳先主掌書記武康元年拜翰林

學士

後唐張崇修廬州外羅城記

禹貢別九州之廣揚鼎居先淮夷控七郡之雄廬邦最大
真四塞山河之國乃一方禮樂之鄉地勢壯而金斗高人
心剛而風土勁洎皇唐光宅四海奄有八紘窮日月之照
臨皆臻仁壽混車書於華夏咸屬文明視赤子以如傷播
洪鈞而不比眷惟刺史之任獨曰親人之官凡當出牧是
邦必選良二千石矣昔故相歇馬之所今通侯建隼之區
太守清河張公乾象降靈人龍命世一劒躍而蛟斷六鈞
挽而猿號忠自孝基勇由義立爰從稚齒便奮雄心庚子
歲巢寇陷秦關僖宗幸蜀部王綱弛壞國制搶攘瞻烏載

飛走鹿爭逐救疲民之焚溺資間代之英雄先吳忠武王
虎步江南鷹揚肥上汪汪偉量涵一萬頃之澄波落落洪
襟包九百里之夢澤是以多士之歸也如百川赴海羣材
之用也若衆腋成裘勤求卓犖之倫肇建龐洪之業下痊
民瘼上報國恩以太守張公英俊不羣鄉關素友隸職帳
下責效軍前入委腹心出舒羽翼由余之拓十二國多賴
宏規耿弇之屠三百城畧方殊績以至潰趙相國鏗七萬
之衆先拔句溪破孫司徒儒五倍之師次收淮甸不獨身
先百戰抑亦謀贊六奇故得擢自偏裨升於列校亟更職

任累拜專城天祐三年承制檢校司徒守常州刺史而毗
陵杭越接境梁汴連衡公纔駐熊車潛施龜畫早曾修城
築塹杜漸防萌寒暑未遷金湯遽設功用未畢王澤迭加
以績効轉官檢校太保授廬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天祐
四年八月到任公自臨錦里卽建羅城謀雖貯心言未出
口蓋以先王臥龍之地謹合繕修君子變豹之風詎宜卑
陋況西連襄漢北接梁徐秣馬訓兵靡忘寢食勸農習戰
誓靜氛埃今吳太師嗣茅土全封紹彤旅重寄旌賢寵善
念舊策勲雖承制以褒疇迭進秩於保傅淮南行軍司內

外都軍使鎮海寧國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東海
徐公首輔大政力啟霸圖遜德推功先人後已織粟之勞
必錄錫予之美無偏公執玉而歸覲王庭鏘金而入陪相
閣語家國之至計屬西北以介懷遂咨稟廟謀增修戰壘
鋪舒妙見商較遠圖且曰居安慮危聞於聖哲為主制客
宜賴城隍乃知恃陋弗修莒子蹈危亡之運一日必葺叔
孫畱忠恕之機懿彼肥川舊有羅郭自成通十年盧諫議
出牧此州值彭門用軍隣封多警累拜表章之請遂興版
築之功綿歲月以滋深致締建之匪固漸成崩潰難禦奔

衝況今稼穡豐登煙塵貼息宜當農隙潛募子來嘉言上
沃於王心成算允諧於台畫繇是量材度費揆力興工設
窰竈於四郊燒甄礫於億萬蒸沙似鐵運甕如山千畚雲
翻萬杵雷動役五丁而神速甃百雉以天橫粉堞旣全湯
池是濬潄長壕於四面斲巨浪於長江其城周回二十六
里一百七十步壕面濶七十丈至六十丈深八丈城身用
甃砌高三丈置窰竈五十五所其甃每口長一尺三寸濶
六寸建造羅城門十三所及大弩樓都共四十四所公旦
暮檢轄躬親指揮以饌以觴且酣且飲致勞勇兼集公私

允諧天祐六年十二月終版築向圓開鑿始半汴賊寇彥
卿將領馬走徒黨五萬餘人乘修勵未辨之間恣倉卒奔
衝之計夜驅羣孽直渡城隍搭長梯於女牆攢霜矛於鵲
梁人皆兇懼公獨晏如遂開廬江潛橋兩門親領馬步銳
師當處殺敗逋逆或磨驚而塗地或狼狽以投壕死溺如
麻生擒若市押背黏襲遠過獨山棄甲聯翩高齊峻嶽諸
郡收奪槍甲不少招降人馬甚多仍值積雪連天陰風刮
地寒僵餓殍僅滿平川疋馬隻輪偶漏元惡天祐十年孟
冬月汴將賀瓌與王彥章復驅甲騎四萬直抵羅城西獨

山門排列平瓦步門延亘數里此際堅墉漸備濬洫已周
巨堞屹而山中大弩發而雷吼雖羣偷颺至暴客狂衝萬
騎雞連千戈蟻潰但昂頭而歎息咸破膽以逋逃尋屬淮
海行軍侍中東海公親統大軍徑追勅寇縱七擒於淮岸
破十寨於戎河非楊府之大幕雄軍不足以平欺敵國非
肥水之深壕高壘不足以外挫賊鋒致我師競願北驅彼
衆不敢南牧立中流千年柱石壯吳部一面山河昔司馬
宣王統晉國車徒覽諸葛武侯渭川營壘而歎曰真天下
之奇士今清河公良可匹矣高燕公頃築西川羅城皆破

上供錢米當其無事尚以爲能清河公今繕理重垣疏導
百谷廣通商而貿易咸竭產以經營上下無私方圓有術
不蠹府庭之 素斗粟無妨黎庶之易耨力耕從容歲事
則首尾一年周旋儻工則歌謠五邑永賀覆盂之固免虞
拾藩之譏或聽訟之餘或訓戎之暇憑高送目選勝延賓
三重之雉堞延登四望之秋毫必見西風獵獵撒豹騎於
平蕪冬日融融竟牛耕於曠野此外水轟蒙衝之艦陸轟
霹靂之車十年之儲蓄有餘千弩之金繒足用且獨山秀
而峭肥水清而靈宜有異才同正霸業大則仗戎節駕廉

車次則剖竹符參蓮幕其間燕趙多奇士豐沛皆故人千
載風雲一時會合而公志惟尊主務切經邦摧陣敵若私
仇視玉帛無停蓄尚季布之然諾篤仲由之信誠吳漢之
不離公門袁安之每念王室凡諸廨宇久厯星霜多至摧
頽咸新剝劓荀郎中湘五十五年前常典茲郡建東水閘
門虹梁朽而蟠螭沈碧瓦爛而鴛鴦碎公皆表裏修換躬
親指南壯軍城而金翠相鮮耀水柵而舟車倍濶并建兩
畔挾樓都一十四間換門樓橋柱十三虹公又深惟久要
永欲流傳別運十綱散令回寧廣市於楠櫨杞梓遍修於

寺廟橋梁不筭斂於王民盡於私帑所建州內廨舍

間架甚繁兼添置梵舍琳宮社儒廟及造明教橋一所

次造市橋一所次造縣橋一所次造通遠橋一所次造西

水閘門一所奇妙難名龍身蚬蟻於波間鴈齒參差於川

上往來咸濟不勞鄭產之輿揭厲無疑如假傳巖之楫郭

內官路造小史橋一所次造赤欄橋一所東正門橋一所

崇化門橋一所懷德門橋一所都共造橋一十一所並用

楠桐杞梓鶴柱雕欄畫檻縱橫洪流直道有利於物知無

不為乙亥歲孟夏月畫圖入覲告厥成功相府僉諧王綸

賞重承制就加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守刺史餘勲階如
舊至天祐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蒙恩轉授武寧平難軍
節度滁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權淮南行軍副使知
廬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餘官勲如故褒勤蓋也且兵
書所尚地利居先霸國圖安人和是最兼茲二者不其久
乎一品之秩自才升萬鍾之祿由勲進安于固晉陽之險
墨翟拒宋國之圍楚興燧象之師齊奮火牛之陣設奇應
變以逸待勞何代無人有備誰患文圭墨徒摩楯筆媿如
祿近駕輶車曾趨戟牖目擊連雲之巨壘神驚截海之深

金定全唐文 卷之百之一
三
壕聊得直書無非實錄雕鏤琬炎敢期八字之褒稱易變
桑田幸記千年之城郭同部轄都頭節級寮吏名銜並勒
碑云耳天祐十四載歲次丁丑七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
酉建立淮南節度掌書記殷文圭文

書祖黃出休吾夫壽國圖矣入時長氣乘時二春不其以
靈依赫圖赫賤察與置華射翁言赫映於夏直道出且其
明忠節論華依賤察與置華射翁外節謝出兩江運使於
會通天祐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宋恩轉對九草平樂軍
實重承階繼吐格圖赫賤察與置華射翁外節謝出兩江運使於